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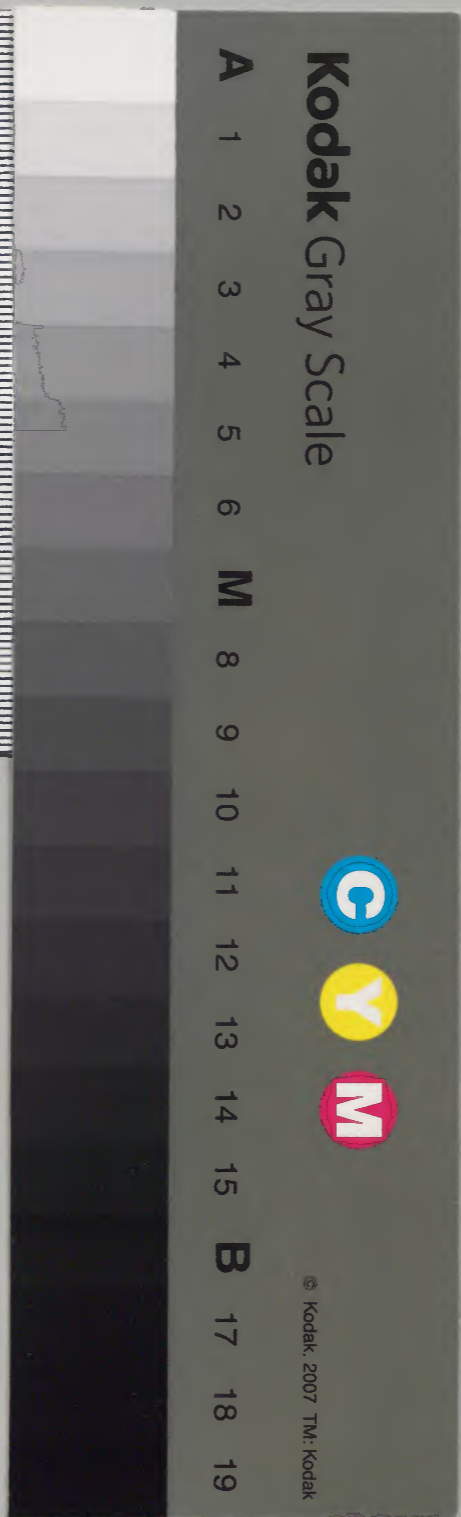
# 山鹿語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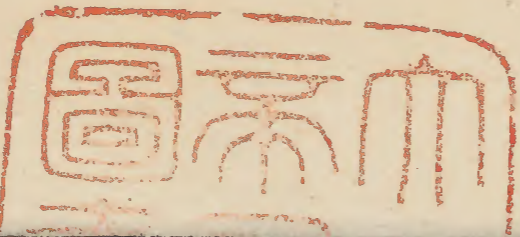
三十三

和書門		類	
二七九二號	函	三八七	架
四九	冊		

內閣文庫		和書	
二七九二號	函	四一五	架
一九〇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7992
冊數	45 ( 35 )
函號	190 357





山鹿語類聖學篇序

夫子沒而聖人之道隱孟子去而無知聖人之道者漢  
 唐宋明之間博文雄才身是潔言信行果之徒不可枚  
 舉其實竟不知聖人之要道唯在一事一行之可稱焉  
 俗學多宗程朱陸王出此入彼先生所教且證聖人  
 日用事物之間格物致知之極正心修身之要允天地  
 人物不出先生之學猶欲改其過命門人鈔要錄於  
 梓以示天下之學者其不私於一人不秘於胸臆至大  
 至公殆可與天地參也矣先生嘗與門人小子談聖  
 學之要論辨諸儒之惑門人等間竊輯類其辭述聖學

明治十四年正月

山鹿語類

篇其至論可謂萬世之規範也 先生平日示諭曰聖  
人之道無多般模樣天地惟明人物惟精不涉多言門  
人等雖親炙視聽其言行其志薄其實不厚猶不可階  
而升多見其不知量也切只欲誌其言行而為規戒今  
所篇述必差了 先生之志然不記得則無事蹟之可  
致竟忘其罪以為篇噫 先生之學無造作設為而其  
所及彌六合門人等無以言辭可形容之且書不盡心  
後之讀者游優涵泳而始知其源流乎門人等謹序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三目錄

聖學一 致知

聖人

辨或問聖人之說

論格物致知

辨或問格物致知之說

涵養 持敬  
主靜 存心

論義利

論人必有情欲

論不可令欲克之

論義利

附

君子小人

五霸

出所

清能堂藏

辨或問義利之說

論異端

惣論異端

論異端之教違聖學

性心

知道

教

論攻闢異端

論力行

克己復禮

論省察

改過

山鹿語類卷第三十三

聖學一

聖人

師曰人者萬物之靈而聖人者億兆之靈也聖人出而天地之物則惟精惟正人之可因而知可由而行故聖人代天窮此道教此教

師曰聖人者知至而心正天地之間無不通也其行也篤而有條理其應接也從容而中禮其治國平天下也事物各得其處矣別無可謂聖人之形無可見聖人之道無可知聖人之用唯

清能堂藏

日用之間知至而禮備，無過不及之差。上古君長皆教之，導之，後世不然，別立師，既衰政之政也。天下所由乃聖人之道，而知者，過愚者不及。

師曰：人有一行一善，之可稱，一曲之士也。千鍾之祿，可辭，北斗之金，可拋，忠孝慈慤，不為非義之士及隱士逸人名節。雖知有聞當世者，不之世，一行一善，而於聖人之道，無纖毫之相似，聖人者中庸而已，無得而可稱焉。

辨或問聖人之說

或問：聖人無欲乎？師曰：聖人有欲，唯其情欲中節，而禮全義和也。子華使於齊，愿思為之宰，其從容禮節，可以見之也。且道千

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等之語，意是也。凡無欲之說，多出老莊浮屠人有這情，則有此欲，情欲豈可以無乎？夫子論成人，以公綽之不欲，是與無欲意味迥遠。

或問：子以聖人為知至，心正，聖人只生知安行乎？師曰：聖人各知至，而心正，夫子所謂為之，不厭多，能鄙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是若夫子亦知之至也。知至乃心正，大學之教也。如堯舜亦好問究其物，其典謨之論，可併案也。

或問：子以聖人為無不通也，聖人豈盡事物之細乎？師曰：聖人之知，無不通若天地於萬物，夫子答成人為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亦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

矣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且皆謂其全備而不闕也夫子之門人立四科故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具全乃無不通矣

或問聖人不異許多人乎師曰鄉黨一篇形容聖人其所謂唯禮容之中節也別无可稱之如人見而異之皆造作模樣之間也周子論聖人甚高過矣學者不知聖人之的當則其所期多乖戾矣

論格物致知

師曰天地既位有人物在是陰陽五行之運行聚合而有此形象也其間自有過不及之差而為人為物人者稟五行之中無

過不及之差物者生五行之過不及是人物所以各具五行而人物各相異也人之稟其中故其性心其知識又得其精秀是人之所以<sub>所以</sub>羣長於萬物以通天地之中而其所自然不容已其所當然而不可易更不待造設作為也猶四海之於中國邦國各屬地而其所因不得其中則四時不正寒暑失序生物之形質氣味亦異凡中國之人物文章寬大尤無四夷之可及故其仕者耕者高實行旅皆欲立中國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自然之勢也愚按人各稟二五之中而有賢愚知不肖者其間又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而其實在知之積習以相遠而不能得其中也聖人設教唯令其知致其極故小學之始教令初稚孩提

既有知者，正其習慎其馴，知日長識邪正善惡，能通六藝之業，達家職先務，以致日用委曲品節之知，竟以文學之教，盡修也。治人之要，究身家國天下之事物，以止知之至，是致知之始終也。知以至，則凡天下之事物無不貫通，猶天地之於萬物未嘗不得其所，是謂知之至也。

師曰：知者性心之妙用，而猶目之有明耳之為聞，口之發言，所真知識者性心之固有也。人稟二五之中，其知超越於萬物，尤喻於實理，能至則無不通，唯人皆從積習而不致其知，故知識悉以慣習為實，以外誘為本，真知竟泯沒而安其所，則停留，其小成無日新之功，是以致知為要也。

師曰：凡學以識為先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不學，識者欲致不致，則其所力行皆邪路也。學者之陷異端，他亦欲學入之道，而其知識不致，故彼將流蕩去而不知，反如學異端，佗豈知非而偽誣乎？知或過或不及而不得其中，也其力行異端之說，力不可言不足，須是識不致至之弊也。譬如行路先識得其所行而後行，不知而欲行，則其所行皆違，故或蒙異端之惑，或安小說之近，而竟不知大路之平易也。程子曰：古人言知之非難，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求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資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

也愚謂知行者並立不可偏廢故論其綱領則曰知曰行其所  
要曰致知曰力行論其難易乃行是難以其先後乃知是先也  
師曰大學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而后知至是致知之要在  
格物也物格則知惟至而無不通也愚謂物者天地之間萬物  
也天地亦物也况人物乎凡有物則有事有事則有則是其所  
自然而不容已其所當然而不可易也身之有氣血有性心有  
情意有口鼻耳目四肢腰背有筋骨毛穴皆物也人之有男女  
父子長幼夫婦君臣朋友皆物也其生死衣服家室飲食器用  
亦物也天地及萬物皆如此有此物則有事是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之謂也物與事相比其本末始終有先後是有物有則也

格者至也詳至其物也易所謂稱物也凡天下之事理無因物  
而不出故能至其物而無不尽則其知乃至而無不通也  
師曰凡即其物詳考其形象盡其所以索其用則其所當然粲  
然而不可掩是乃格物也故物格乃其真知初明而不蔽塞是  
明德之所應物也譬如父子是物也就父子格物來則父以可  
止於慈子以可止於孝之事理不容己不可易之當然自然明  
白也是物格而知至也

師曰易之爲書聖人各設辭其玄妙神知不可言然亦物格而  
知至也大傳曰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尽情偽愚謂易之起也聖人觀天地人物之象其萬用之成也蓋取諸卦爻是皆格物而致其知也故夫子之大傳詳物象格物致知之要於易尤明白也

師曰格物者學也致知者思也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愚謂不學則不通物與事物與事不通乃其道理焉知是學與思相表裏而學是在思之前也思者我所知也所知不學來唯停留一處而不新能審見聞考其象觀天文地理則所凝滯流通而其知周遍精切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

辨之是學問者格物也思辨者致知也故曰致知在格物也

師曰思辨之知其盡窮而至其極之要唯在窮理之正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愚謂專博見聞勉強學問亦思不得其極則唯博學多識而无所取用是不可謂致知也不致知則學之博識之多悉為知之弊知既蔽塞則性心不得周遍不明明德而知日鑿性日習而愚益愚也故致知之要詳其思盡其公私以天地人物不容己之識推之先天後天而弗違之則惟明而后其燭理粲然致知之至也

師曰燭理之明亦不詳其極則其明皆不明而不正先儒之於理自思燭理惟明也異端之於己說亦思能通理是燭理之明

亦不詳其極乃不正之至也故致知之道太難而其所入有多  
端愚謂聖人之教猶天道之流行造化之遂亨更无苟且作為  
故欲致其知以格物為要也所謂我知自思其明也其通也及  
是於物而不安頓事不全備則其知皆妄作也速措曰見可來  
新意是致知之要在格物也異端之教唯以自之臆說究其知  
識故不公共底不全備底及物共事而不交涉竟與日用別也  
允致知之極不於格物則其思燭理亦捷徑淺知而不可論也  
師曰致知之間不可用一朝一夕之功積累之多寬優涵泳而  
後物共事无間隔物共理融通是先儒所謂涵養也存養也伊  
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

過於寡欲又曰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延平  
季氏答朱子書曰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  
涵養之處着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若此存養終不為己物也朱  
子曰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  
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  
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  
之則允非礼勿視聽言動礼仪三百威儀三千是也或問涵養  
體認致知力行難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麼着力朱子曰  
四者不可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若不涵養而  
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致知則鶻突去了

以果觀之四事只是三事蓋體認便是致知也又曰窮理涵養  
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  
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為用而各致其功耳愚謂先儒別立涵  
養存心之說論持敬靜坐之工夫尤非聖人之教是致知格物  
之理未通故燭理不明而有這惑也允先儒所謂涵養者存養  
本根而不失之謂也程子曰養知莫過於寡欲朱子曰養得根  
本是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是聖人  
示教深切著明而尤簡易也物格則知至真知大開義理粲然  
乃別無可存養唯待其積習而篤行篤行惟積累而後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耳措致格之功立工夫未本源或存之養之便是

所具存養不知那箇物是先儒多陷異端之路也夫子所示門  
弟子只是日用平生之格物也到孟子難曰求放心存心養性  
然亦示人不以本源之存養到程子新發明一箇敬子是聖門  
之蔽塞切迫而不致知之失也夫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是不學而思之无益也不學乃思亦不  
明也君子之思也格物而致知其知日新月累而后其思无不  
貫通也是乃存養也涵泳也

辨或問格物致知之說

附 涵養待致 主靜存心

或問曰知識者性心之固有而人々有之故外物之來中必感  
通知其非正善惡乎師曰朱子曰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

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年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无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知有不尽知有不尽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无雜于物欲之私愚按朱子此條出大學或問也先儒各泥着本性之善以本然之知明立說是未審知識者性心之妙用唯知識耳未涉是非邪正少動而應物接事則因其習來辨黑白知邪正其習來皆是教諭也故古人之教自其孩幼以孝身誠敬

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及其十五成童學大  
學自幼至長自壯至老未嘗无其學是格物致知之教也如此  
則知日新行日篤若以本然之知識為明善只向裏面涵養存  
心則積累而益愚也何待中必感通乎

或問因子之說則學以致知人可無賢愚知不肖乎師曰學以  
在變其氣質中庸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學以  
致知也其間有至愚之不可移然能隨其教則優不學也凡上  
智與下愚者二五之聚純粹至雜尤希有也大槩皆中人而已  
中人者專以教格物則其知自致是聖學之功也  
或問古今學者以聖人為的其知不得其實其差在何處乎師

曰其差在格物裏面致知不以格物則知無準則多入異端臆說聖人大學之教以致知在格物是真知之極致也

或問程子曰知者吾之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師曰知者所固有而不致則其知不明不正也其明正者非所固有也先儒以明正為所固有尤非實理人得二五之中故以明正安頓來是人之靈長萬物而其知識喻於理也致明正者不格物則不通也

或問上蔡曰聞見之知非真知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師曰上蔡之論尤高是謂自得之知也自得亦因見聞之積累有自得也

知水火自然不蹈是格物來而其知之至也是又聞見之知格物而盡也何別見聞之知與真知乎愚按真知者推之天下公共底也真知何以致得唯在格物之間也故格物乃見聞之知皆為真知不格物乃自得之知亦臆說也不足信

或問伊川崇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正謂此也學而先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師曰程子以董子之語證之太不分明董子所謂智益明者博聞多識而通古今之事也不可謂智益明董子只辨論來不知其實也且以覺論學其說殆似異端之言悟覺故程子有脫然有貫通處

之語聖門之學何謂脫落之說夫子所謂一貫豈如此哉夫知之至唯在格物物之事々自然貫融則天下之物共事无不通是知之至也學者期其覺來乃必有自得小成竟不可透得聖人之門

或問朱子大學章句曰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此字註如何師曰朱子章句尤的當思按致者至知之極致也致知識得其至則其知實而不陷邪思也或問格物之說朱子於或問本伊川之說論之甚著明也程子曰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

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々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唯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久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益究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及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看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而通其餘矣蓋物各其

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總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

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无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朱子曰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程子格物之說如何師曰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也然漢魏以來諸儒未及此唐韓子於原道篇援以為說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志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至宋二程氏初明格物致知之字義以究理為說朱子取程子之意補其闕愈窮理之說廣於世而格物

致知之學以相傳程朱之功於聖門誠學者之大幸也愚謂致  
知之功在格物格物之說程朱雖詳論有所未盡故其說謂下  
尤有差謬格物之說不明則致知之極亦不正也而今所述之  
九條詳出或問第一件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  
者也竊按程子格物之說尤廉而不精一物有一理者自然之  
勢也其窮而至之以何窮之以何至之乎隨己之知窮至乃其  
知不可決是其廉而不精也如其讀書論古今人物應接事物  
亦其窮理不可決第二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之  
說尤不安朱子曰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  
知至效驗極致也竊按聖人之道其大義其大公共底於萬物

不可變故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其細微委曲之全通者不經  
切磋之功則不可得若有脫貫之說乃非格物之謂也雖聖人  
必格其物而后其知至也第三件之覺處亦期悟覺也自一身  
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亦積功之說而不論大綱也第  
四件亦有脫悟之處是格物之注解廉而不精故其言不一決  
謂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至第五件曰  
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又曰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  
窮一事之說尤不明朱子曰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  
了且如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盡得忠以至兄  
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无不尽窮始得竊按以類推亦格物之



一事也然能格物則其物象事理粲然以類推亦明白也專謂  
可以類推是格物之不精也一事之上窮不得底亦格物之無  
也格物則其一事无不通先其易者先其難者底可隨學者之  
氣質比命以適國之道路允徑路之於都城雖有千蹊萬徑格  
物來則其大路其要道乃粲然矣格物不明故踐路不正而或  
得捷徑或入別路是不格物也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  
其餘之語尤不明得一道是既格物而致知也未得一道之前  
如何格物得手朱子忠可移於君之解甚不然忠孝其本一而  
既為君則其物是異也難得孝底道理其奉君委任之知亦不  
可通兄弟夫婦朋友皆然是格物之說不通故其所說迂闊而

不的當也第六七件之說同前如欲為孝如何而為奉養之宜  
為溫清之節是又如何窮究之只謂莫不窮究而不謂其窮究  
之道則不可致知也或問之一節以物我一理立穹理本是其  
意志過高格物者能知物我之異之謂也至物我差別底則物  
之理我之理所以其然所以其異同可以知也求之性情以致  
其知周取近之謂也第八件致知之要以至善為極之說是的  
當然其所謂至善如何窮益致其知乎程子之說格物況然无  
所既後世之學者其惑疑宜哉第九件察之於身之言尤切也  
然因程說近取諸身亦其窮處不約竟到存心涵養之論格物  
之意思遠措乎其不詳工夫而无所既其極處不正矣

或問朱子章句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  
无不到也又補第五卷之闕文曰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  
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  
有未窮故其知有未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  
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  
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无不到而吾心  
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此說如何師  
曰朱子大學章句於格物致知一章甚盡精力專取程子之意  
其議論丁寧反復詳出或問格物致知之說起於程子全於朱  
子大學之教雖少通格物致知之註解不明故學者或欲其究

天下之理竟不可得茫然如无所皈依或謂止窮得一理便到竟  
未脫然貫通或謂積累多後以通達或涵養本原求直入其休  
是皆不知格物致知之實也愚謂格者至也程朱既考其字義  
皆有據今從之物者天地人物都有具象形底形而下者也有  
物則有其事有其事則有自然之標準故學者即物詳其究其  
事理至其極是格物而致知也物有本末事有始終詳至其物  
是格物也既其物則其事理之極繁然是致知也物者在彼  
而外也知者在我而內也內外精粗物我相因而其用全具无  
不貫通是天地之自然也大學直出格物之說為致知之要聖  
學之下學上達其深切著明非聖人何有此等之語哉朱子章

句曰窮至事物之理。今學者終日終夜思窮至事物之理，竟不可得其弊，以至悟覺底。是象山陽明不用程朱之說也。又補闕文曰：即凡天下之物，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即凡天下之物之語，尤洪偉而无所取。人生有限，天下之物一何，其窮乎？已知之理者，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此句太不通。人心之靈者，知識也。雖有知識，不格物不致知也。因此句則我知猶謂己通貫萬物故，以益窮字是或問所謂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无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尽，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无雜乎物欲之私，是等

之說認得本然之知來也。大學之格物何如此乎？

或問程朱各以穷理為格物，其蔽塞在何處？師曰：程朱究理之說，其重在理之一字。言天地之間雖事物之萬差，索其本則一理而為分殊，其清濁偏正淺深厚薄者，氣質物欲而天命之性心知識是一也。故其虛靈是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理之極處未嘗不通之謂，而其窮究底者以類推之積習久，而一旦豁然，是程朱格物究理之極也。其說於章句或問盡之愚謂天地萬物其形象因陰陽五行其本一而既為天地既為萬物則不可以一理論之。聖人既曰格物則以究理不可易之究理之字出大傳凡窮理

者窮其條理也物與事皆有道有理不謂物與事而唯謂究  
理則性命之說而分殊不明經文既出物字是其表章尤明也  
故能至其物則其知是致也窮理者近致知而全不在格物  
上也

或問子之格物致知之說因何書據何說乎師曰愚竊所論註  
更无他之可替只直從聖人之言為此解不假文書文書之所  
證出處先儒尤盡之今何又改易之先儒不能解聖人之正文  
竟以臆見附會格物致知之說直說下則明白也然近取諸身  
思之不至其物則其事理不可通事理少得於其物不安頓則  
不當然不當然則非一定不易之則此事物道理能至是天惟

不得已之本然而真知竟明燭理不昏是格物致知之謂也凡  
解經書文字之訓詁者撰先儒之注釋義理之當否者在近取  
諸身切思諸日用

或問用子之說則為學不求諸心而求之物專尽心於外物是  
乃孟子之放心也其淺近卑下豈聖人之學哉師曰所問慣俗  
學之過高不近思之弊也聖人之教尤在淺近卑下更不求深  
妙高遠夫內因外而有內名我因物有我名故內外物我互相  
表裏而不支離外安則內安內寬則外靜也能通物稱物至其  
極則真知是至修身替天地為治國平天下之用皆格物致知  
之教也聖人之教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極以是為淺近

卑下乃非聖門之徒。身也家也國也天下也皆物也。或問有此  
或說朱子曰。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為一種  
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指其心於文字言語  
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道  
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

或問自无一理之窮於己。唯向物求尋。乃逐物現理也。師曰。或  
曰。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理。朱子  
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方是格物。不  
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  
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先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

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愚謂人心少  
无不應接於物。語默動靜行住坐臥視聽言動皆是物也。及於  
身之所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亦物也。於身之所養。保衣  
服飲食居宅用具亦物也。此身既物也。能至此物。則此身之性  
心情意无不通。性心情意致其知。則其作用動靜竟貫通。故其  
性心知識之修養。皆自格物致知出來。是誠意正心所以繫格  
物致知也。今所問之物字。遠指示來。故有此疑問也。

或問司馬光以格物為扞格之格。為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  
道也。孔周翰推其說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善自明耳。師曰。此  
說朱子聞之。明也。人欲扞禦外物。竟不可得知。其外誘物欲之

是亦格物也。欲行去這箇，是異端之枯槁死灰也。豈聖人之教哉。

或問程子門人各雜曰：祖其師說，不同。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於一理，為知至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為一。未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呂與叔之說也。又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文。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謝顯道之說也。又有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者，是楊中立之說也。又有以

為物々致察，而宛轉飯已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胡安國之說也。尹彥明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朱子一々闡之，其所說當否，師曰：程門諸儒之說皆惑。究理之言，以為此說也。諸儒近取諸身，究理來竟不通。故或以萬物出於一為究理，或以恕推之為究理，或以反身而誠天下之物為无不在我，或因天行地勢論自強厚德為究理，皆是究理之一端，而用此等說格物，則知只落意見而竟不可。至朱子論究理，雖優於教子，以格物謂究理，故參差而不通。推索其意，則不過謂我既具一理，物亦有一理，元來物我同一理，深思潛玩，積習久而貫通，來是格物致知也。師此說，經數年沉潛。

此間然无貫通少思貫通得只習慣之漸而不在于格物之實也  
天下之人有一技之術以得其妙者其技藝熟得而其理究得  
也技術者物也熟得者格也其理究得者知之至也是先格物  
而其知致也故曰程朱之究理者近於致知或曰然則格物底  
不究理而格其物也格其物是不究理乃不可觀其實師曰理  
字太高故學者有疑問或說也唯格其物詳盡其本末始終來  
則其理粲然而不可違也不盡其物切欲究其理竟不可得其  
意思尤高而驚虛遠也猶措技術之習熟欲究其理也其玄論  
皆虛而不實也

或問明王陽明曰致知曰者非若后儒所謂充廣知識之謂也

致吾心之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是非之心  
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  
之本體自然靈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  
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  
自知之是皆无與於他人者也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  
而空懸无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  
者事也凡意之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  
其不正以既於正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既於正者為善  
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于上下格于文祖格其非心格物  
之格實兼其義也又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究其理

諸  
書  
藏  
版

也。即物究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折心與理而為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也？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孺子之身，抑在於吾身之良知，抑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抑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抑其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抑果在於吾心之良知，抑其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折心與理為二之非矣。夫折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深闢也。師曰：是陽明楊

致良知之三字，立宗。每與門人論學，提省四句，為教法。无善无惡為心之體，有善有惡為意之用。知善知惡為良知，為善去惡為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為有所得，求其是，歸之矣。愚按：陽明以不學不慮而知者為良知，此宗一起，而其學者皆馳於異端，竟建悟覺之說，以為良知者不與於人，已有既知之處，是乃天理也。我固有既知之良知，何有窮盡事物之理？良知是致，乃天下之事物可截然兩斷，學者可要得良知，良知之用，在去惡為善，是格正其非心也。故以程朱之說為務本而遺內，是王氏之學本佛老之異見也。夫知識者性心之妙用，而知識所得皆在學習，因學習之邪正，為善為惡，人之知是非，知善不善，在學



習之間。夫子所謂習，相遠也。東二五之中，尤安其正善，故其學習久於正善，則安頓而不移，是人之所以爲人，而孟子所謂良知良能也。陽明所論以是非知爲心之固有，措事物求之良知，是惑孟軻之性善良知也。學者不然，昧日用之間，則多可隔此異見。今於日用事物應接來，其知識所觸感實似良知之不待學慮而有然，故象山陽明之大儒亦不能分別這裡微且因己之知識過高，或求心之作用，或待良知之自知，豈唯陸王耳哉。伊洛濂閩之諸儒亦索其室，則有天性本然之善具，衆理而應萬事，以後其初等語，既有是等說，則其枝葉之言語雖如不至陸王之露發呈出，其蘊奧乃一也是其所難分曉而聖人之教

唯在這裏。陽明切以致良知則格物者在致知之後。傳習錄曰：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之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如此言，則是先致知而後格物，其顛倒舛戾尤乖經意也。伊川曰：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嘗傷於虎者也。愚謂嘗傷於虎是格物也。今聞其談，真有懼，是致知也。夫虎能傷人，人皆知之，其有懼不懼是在格物，無不格物，虎能知傷人，亦格物也。不知虎不知傷人，是豈良知知虎傷人哉。陽明以親沒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歟。析朱子九親是物也，沒死者就親之事也，能至父子

之爲物則親之存沒其孝養葬祭尤明白也尚詳之乃沒是物也格其死沒則其道理不可掩也聖人格物之教甚深切著明也

或問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心是良知之自然不待然而然然則良知有自然之是非也師曰我有惻隱之心者人稟二五之中其情發愛惻是本行之端也乍見孺子入井時是物也我本有好生惡死之先知故生這惻隱情也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一子而援之歟是看井之淺深廣狹孺子落在底詳格至乃其用法然其格物致知之間因氣稟之純駁有頓漸遲速之差然其功積習則无不貫通學者工夫不精故不得

其實也

或問陽明朱子之說其優劣如何師曰朱王二家格物之論唯在究理與致良知近世疑朱子格物之訓大槩不過曰務知而緩於行也致外而遺於內也切博而難盡也學泛而无歸也此疑問朱子已知之其或問語類詳論之然唯曰究事物之理而其說至究理後學師此說其弊在博泛而无約禮故立持敬謂知一理補之誠能實循其言主敬以守本原究理以致知及躬以踐實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如王氏之說切揭良知爲宗事物之應接忠爲良知之作用來乃其發明不正爲學之工夫專聘聰明矜意見而所言所爲皆落在異端其功驗尤放蕩也故以

愚考之朱說有益於學者甚多也

或問格物者事物應接之間也其燕居靜處如何下手來師曰  
先儒存心涵養體認持敬之說皆於燕居靜處之工夫也愚謂  
燕居靜處獨坐皆物也格其燕居靜處之物事則其知究致也  
凡格物致知之工夫動靜語默不可无焉何別求殊用乎  
或問伊川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又曰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今人將持敬致知來做兩事持敬  
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却是今日持敬明日去思量道理  
也豈可如此但一面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又不相妨  
又曰莫若耳收斂身心盡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方能作得主

宰方能見理又曰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究理二事此二事互相  
發能究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究理工夫日益密問  
涵養在致知之先朱子曰涵養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敬涵養  
父兄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无限  
期須兩下工用又曰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用齋頭做方能互  
相發是等說如何師曰敬及涵養各格物致知之間因其物與  
事而用來一事也聖人之教尤簡易而至約也无那箇橫操既  
曰格物致知曰誠意正心又曰持敬曰涵養曰存心曰靜坐何  
如此造作哉凡聖人說敬大槩對其怠之語也敬是切要工夫  
然只是敬親敬君長方着箇敬字全不說在敬上凡敬者在敬

可敬之處，聖人非不敬而又別不達敬之工夫。伊川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是皆持敬之說，而朱子以為程子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自是後學相續而唱和，聖學之徒悉陷迫切急率也。入道在格物致知，踐實在誠意正心。格致者知也，誠正者行也。知行並進，則身修專以敬論之，則迫狹而不通，敬是非不可持而必持，敬亦偏塞了。程朱之論，不得格致之極故，其說差謬也。涵養亦敬之用也。朱子以為古人從少涵養，是學習輔養之謂，而其實乃格物致知也。凡格物致知積累久而其知所涉尤廣，是乃涵養也。別立涵養之工夫，去是未靜索閑，其學與日用間隔，豈聖人之道哉。且涵養本原之說

殆起後學高遠之惑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外，又有本原之說，乃勞擾底也，不足論之。或問子路問君子，夫子以修己以敬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為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為緝熙之敬。師曰：敬欽者，警戒之言，禮之要也。聖賢之於敬，欽少不可離，而以敬為聖學之工夫，則是誤也。聖賢之日用，只警戒恐懼之慎也。因此等語，宗持敬之工夫，則迫切而不從容，檢束而不寬，胖為一箇敬，被繫縛焉，得聖人之道哉。夫子戒子路之率尔，以敬說是病，證堯舜令他決其志於敬也。學者讀書，不精其議論，不密其終，受異見之惑也。

或問如子之說則持敬涵養不足用乎師曰是不知實理也可  
敬是敬可養是養皆是格物而致知也不格物乃其知不致故  
敬養各失其所而至迫切主靜敬養之說無差而敬養之所皆  
失是近世學者失知措物愚益愚也今人主持敬其應接辨用  
无决斷无流通其工夫常以涵養靜坐存心好寂靜厭世事一  
向沉着讀書博文无日用以事君父接朋友知家事為輕疎之  
義讀文竟日為急務其意思大差故可令學者司書札不可令  
他言修身治人家國天下之事是持敬涵養之說失其實必竟  
不得格物致知之理也聖人之教无造作底只日用事物之間  
貫通而无蔽塞安頓而无異義也

或問子之所謂涵養之說如何師曰涵養者輔養之事也聖人  
之教无頓機悟覺之索只下學而上達是涵養也程朱論涵養  
其語有可取其間二程所謂涵養者其實多在本原存心之謂  
也朱子曰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  
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  
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  
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无糞去培壅无水去澆灌也須是  
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愚按朱子說涵養字義尤  
得然其意思猶在本原凡日用事物之間視聽言動之於非礼  
常格物而致其知博學審問而慎思乃其格致之漸淡洽裏面

竟无<sub>レ</sub>不<sub>レ</sub>充塞其功日積月累而才廣德成是明辨篤行之謂也  
涵養薄淺則格致之工夫多贅術而陷利口之佞給是格致之  
學不<sub>レ</sub>足涵養之功不<sub>レ</sub>詳也古人以小學涵養幼稚之童以大學  
涵養成人之德其輔養之深切可考也不謂格致之學只以涵  
養本原立言則其所示之本原不可知邪正也故格致是學者  
之要而涵養以輔成之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以涵養做  
頭是以涵養本原有此次序也

或問古人各靜所下工夫為涵養存心尹和清孟敦夫張思叔  
侍坐伊川指而前水盂語曰清淨中一物不可着終着物便搖  
動張子曰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上蔡曰近

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李延平曰某曩時  
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  
極好靜坐其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朱子曰明道  
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无<sub>レ</sub>湊迫處  
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又云靜坐无<sub>レ</sub>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  
條暢是皆存養多為用靜也師曰主靜之說周子始之程張羅  
李皆好靜朱子少論必靜之失而狹隨先儒之說愚謂聖門之  
教却都就動所教人做工夫動靜亦物也何必主靜動有動之  
工夫靜有靜之工夫是皆格物也主靜好靜坐則以塊然不<sub>レ</sub>交  
於物為本然之性修得其道亦猶隱士好山林逸民樂風月是

一高見之痛病，而非聖門之學也。凡天地萬物之運動，即無間斷人之於世間，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為家事為應接視聽言動，燕居靜默，各有物共事，不容止之，則若指這箇教般，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共他應對之間，兀然端坐靜默，且曰：「存養來，皆於無事日用，別立工夫，為高詒豈聖人平易之道哉？只茫茫隨他事物，中逐物隨事，走劇紛擾，而輕率雜忙，亦同一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不謂專主靜，無事物之應接，則閑靜而燕居，及至臨事，方有其應接語談息，禮容閑乃默，乃靜，而無一箇入力，所朱子曰：「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

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是朱子亦主靜，然與周程張等其意思別也。

或問如子之說，乃初學精神易散，亦無靜坐乎？師曰：「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放蕩，則收拾而定之精神易散，乃主靜持敬，以把捉是靜之可用，敬之可戒也。動靜，有人之事，而詳考動靜，乃動靜亦為物能格其物以為用，乃無不通是所謂格物致知也。

或問閑靜寂寞之時如何？下工夫師曰：「先儒靜處，下手涵養本

原存心持敬以抑思慮等之說皆在異端之坐禪入定斷絕思慮也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間閑今指靜處寂寞是无他之應接燕居獨坐之時與獨坐是物也必有獨坐之事教非下日省一日補其不足拾其所遺考其蔽塞欲平彝倫欲明事理讀書講義以養輔其才德是閑靜之格物致知也無補拾考明之志無學文替古之習日无三省之戒只默坐澄心抑思慮味虛靜之淡然是夫子所謂終日終夜思之也何有日新之功哉凡修身治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悉學習之益也何謂瞑目閑口而有益哉

或問君子思不出其位學習以治國平天下之事是無用之辭

不急之事也師曰是何謂乎是何謂乎聖人之道在廣濟衆故明明德於天下者大學之極思也論其本則始修身而其要皆在人物得其所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出一家能齊家則治平之功可成一家之齊在修身修身是全乃家齊是格物致知之極也人得一官一職必輕視我所司評他之官職思其轉任是出位越分也故於己之職分有不格物致知豈君子之道哉學習以至治國平天下之用者大學之極致聖人之教也只知一人欲安身底者異端之教而利其身之術也或問學者講明義理之外欲理會時政若安一一理會則事變无窮難以逆料是格物致知之難詳也師曰能格物致知則天



下之事无不通何，一之要。理會講明，理會講明，而不至墮而者，學習積累之功也。尤不可措。學者唯詳格物之說，則未及學習見聞之積累，亦其綱領條目可貫通也。朱子嘗論此事，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愚謂朱子此條尤不明得胸中義理明，是聖學之大要也。然格物之工夫，若則不得大要之用，有堯舜許多聰明者，其氣質之清明也。學習者變氣質，雖愚因格物以明是學習也。雖不得堯舜之清明，因學習之漸，殆幾堯舜之事業，是格物致知之功也。凡天下之物及事，其逐件小目者，隨其物事習練，則明白也。其綱領條理者，如示掌是格

物之極致其知也

或問仁者靜也，靜而安，是主靜乎？師曰：仁者有德，故優悠寬容而不急迫，是靜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是格物致知而靜，何必一主靜乎？

或問先儒論存心，或曰：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朱子曰：敬便在腔子裏。程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必勿忘，勿助長，乃存之道也。又曰：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是皆存心之謂也。師曰：操存之說，孟子論之，只存操心之放失也。以存心為工夫者，後儒之附會也。心放蕩乃求，省心不在焉。操存而察，是聖賢之教也。專以存心是共持敬，涵養相表

孟子教養下孟  
子曰君子所以  
具於人者以其  
存心也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  
心告子上北

子曰操則存舍則七出入無時莫知其所以然之謂共 存心  
上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裏也學者心不在焉心放蕩之弊在何處乎詳格物乃其痛病  
可愈也只以存養立論便一箇自由之心落在偏處而存心却  
為亡心程子謂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此說其  
意思不明一轉乃異端之見也不變生死有教般模樣立存心  
之說使便底也以勇氣其死是血氣也觀一箇所得輕死重  
其所得是立見所也考不可通決定而不變是知其定也各非  
聖人之道聖人格物而致知能通死生之事理故不惑不懼不  
疑疾痛慘戚而心不動則致痛戚者共心為二也聖人能格物  
故可疾痛慘戚心是疾痛慘戚而不惑也至如聖人乃格物貫  
通而无其疑滯學其道之徒因其學習氣稟雖有純駁之差養

之有素則有所貫通也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暗十多有恐懼是不存心之失乎師曰  
或問程子程子曰有懼心亦是敬不足也愚謂是不格物故燭  
理不明也允夜陰暗味者陰分而鬼必賤之且陰以退為用是  
可懼之時也目不見象不明可疑之事也室無人深遠幽閑之  
地尤可懼之所也能格其物則不可懼共可懼之事理以明也  
是知之至也都格物致知之功无不至程子措此而別以敬立  
言甚差戾而不正也

或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上一主一无適心體常存无所  
走作延平李氏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

自不作矣。今因子之說，乃汎然如無所。飯師曰：存心有所用人，既存心，又以存心是心，存心交戰而內勞擾，學者每事以敬，則起居語嘿在規矩之內，心教檢束，聖人之教近在日用，日用之間在格物致知，不以格致常要存此心，乃其存養捉何等來，亦不可知。夫欲慮非僻之念有作而不惑者，聖人之教也。曰：自不作者，槁木死灰，無欲之說也，不足信也。元先儒曰：持敬曰存養，其極皆存心也。程子曰：人心常要活，是又存心之謂也。聖人之教，無多端，無多言，尤至簡至易，而無造為。後人不理會其實，竟落在臆說，其說多言多端也。聖人於大學之教，丁寧及復論出之，豈信後人之異見哉。

論人必有情欲

師曰：人有這氣稟形體，則有情欲四支之於動靜，耳目之於視聽，喜怒哀樂之感，內飲食男女之索，外皆情欲之自然，而人物悲然，其間人者得二五之中，而其知識尤多，故欲亦過，物者寡知識，故情欲亦寡，而只見聞之間耳。故無深計遠慮之謀，人物之情欲各不得已也。無氣稟形體，則情欲無可發。先儒以無欲論之，夫差謬之甚也。

師曰：人皆有欲多，就氣稟偏屬，其欲不同。氣稟剛底，處事必失大剛，柔底，人則處事必失大柔。陽偏則處事必失大過，情多念

怒陰偏則處事必失不及情多各退是皆就氣稟偏處其所見  
往々不同是皆情欲也學者就其偏處克治擴充則義勝欲  
師曰君子小人各有情欲君子知識寬廣也故情欲全而亨小  
人知識淺薄也故其情欲苟且而不亨君子之利者及天下十  
萬世小人之利者止一朝一身君子小人之差猶人之於物也  
師曰利者宜也通也順也吉也欲者情也願也人皆以利欲混  
合來愚謂欲者情之有所欲也利者情之有所利也易專言利  
故利欲之字君子用之則亨小人用之陷便利貪欲也利欲能  
通人情而利欲能害人情可不慎哉  
師曰聖人所戒之利欲者皆有所私有所爲而放其情欲也有

財利有名利有声色飲食之欲凡情欲之好便利天下之人皆  
然放己之欲喻身之利曰私曰己曰我皆是不及他不顧人不  
考始終唯肆一人之情欲之謂也  
師曰非恃名位貨殖而后爲利斯須之間意之所向涉措人而  
利己則利心也伊川曰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  
即是利張敬未曰无爲而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即利也愚謂  
是各先儒之格言人以其爲發先覺未言之意然其語意太過高  
聖人之教唯戒措人自利不可有所爲而有所爲耳專曰无一  
毫自便之心而爲則異端之清淨平等何差別乎聖人之學在  
節欲正利而又无潔白无欲之可稱是至德之温潤也

師曰凡利有大小有廣狹君子之利大而廣小人之利小而狹是君子小人其知識所見不同格物致知之用在此間有利身有利人有利物有利家利國利天下其小大遠近親疎可差別也利身有君子之利有小人利人物及家國天下皆然也

論不可令欲充之

師曰人之情欲必過溢而不知足聖人立教制節之又不得已之自然也人之情欲各不至天子公侯之富貴不可止人々爲天子公侯則无民人无僕從无五穀之作无器用之商天下倍天下財宝倍財宝竟无此理故天上帝地下載君尊臣卑而乾坤定猶以力爭欲利國利家利身則上下交征利殺君无父不

奪不廢其勢同夷狄其極如禽獸相食是聖人之所以設教節其情欲令他知爲人之道也故君子學而知其爲人之道小人隨教慎法而風俗化竟三綱立羣倫平而以不遺親不後君爲習俗如此乃家齊國治天下平也

師曰以力服他不服便鬪爭斃而止是禽獸戎狄之道也人稟二五之中身生中國其情欲雖過溢其知識足隨聖教其氣稟能通中和故聖人出明教行人々自安其俗允直情徑行者戎狄之所教也情欲既溢不耻不顧利己好捷徑而不及他者皆礼之不行也聖人之教以礼以義是所以令他異禽獸戎狄也聖教之設不在矯情假作唯因人之安喻於教也

師曰欲肆情欲財利之徒尤可熟思古人曰不知其体元與天地相周流竟為人欲所蔽豈可不慎乎愚謂是認本然之性善也以是戒彼彼不認性善却流蕩來竊按凡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声色動於貨財以至於爵祿之可慕則進而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之不寧是古今天下之通情也今使他充其欲肥身足於口輕煖足於体采色喜於目音声恟於耳便嬖使令於前壽得百歲亦自也便利之私而其生有涯其思无限古今王侯富貴之人不之也然他有義自猶不滿為奉身勞民人負社稷傲然而斃猶犬馬放飲食猪豚肆淫佚當於斯也无所知子孫從御習之做之不追遠不知法父无子不悲君没臣

悅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故天子亂天下國君失國大夫失家子孫相爭奪令父君有再生豈好悅之哉且受形於天地身既不可私富貴窮達壽夭斷非人以力自致悲有命不知命而願羨他之富貴則禍災近身天命何以私乎故人之於富貴富保四海貴為天子亦不得其道則不知天子之為天子其極不能全富貴况公侯卿大夫乎且有定命不可變而富貴果不可求貪賤果不可逃人人有知識足理會此學者深思熟味格物致知則可知其實也

師曰利害之好惡人人皆然又謂在天不可私而其意志信不及動生趨避計較之心是其失在講學討論不切身也學積道

明則利害趨避之情自然。沒泯來而有安頓底講。學不切身。其意志不定。安則欲抑其趨避。亦只勉強耳。學者之於聖教。若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為事也。

師曰人多言我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究力屈才短。知淺而不能營畫。自不得止也。若能勤得恐未肯安。古人居下位而有安命底。其人得勢乃其意思无不至。是初力不足。故有安命之思。後力可以企及。故有不知止之思。是等人曰安貧賤皆不足論也。朱子曰。今人閉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无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愚謂口易言。行難踐。

富貴貧賤者人之好惡尤深。故及得之其實初可明也。

師曰。聖人之於福利害。其好惡猶人也。聖人何惡福利好福害。學者之過高必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是却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所謂拂人之性也。夫子曰富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貧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愚謂聖人不非富貴貧賤之好惡。唯以道處之。故富有四海位為天子。聖人所好而其實在。令天下教化明。人人利其利。若惡富貴。樂貧賤者。有一箇樂與日用間隔。不知其格物致知之功。以天下之事物為累本原之物也。

師曰。患難困窮。人必難處。夫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愚

謂濫者為患難遷心而或怒怨而不安或不言窮苦而泰然安  
皆不困窮是情之濫也患難君子好之哉知天命之至如此不  
尤人不怨天正己而行於患難是無入而不自得也先儒論處  
患難之道曰須泰然處之臨事如無物是過高之濫也或直情  
徑行恐懼臆伏而求逃欲免是愚者之不及亦濫也君子於其  
間有困窮之道唯在格致之功耳

師曰人及患難不得止而有安頓底及得富貴人仰之世慕之  
不覺己之知愚竟至驕奢放慢其言行遷轉尤富而无驕難也

論義利

師曰義利相不支離易曰元亨利貞又曰利見大人文言曰利

者義之和也愚謂君子之所行只以義處之義之所有利便隨  
之小人之所為只以利處之以利之所有為利不以義是不知  
義利之為表裏也夫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適也无莫也義  
之與比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大學傳云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是各以義利相對論也  
君子知利之實故其利厚遠而不迫小人不知利之實故其利  
止耳目所觸而有近憂

師曰義利之辨孟軻斥之其所論以獨樂共僭樂差別之獨樂  
者放利而行也僭樂者喻於義也是其失只在格物致知之不  
明也



師曰仁義禮知者人之道而利專對義論之愚謂義者宜也利亦宜也故曰利者義之和也凡物與事必之以宜是義也當事物之宜則不去不好不欲之地是以義為利也天下之間事物之用各得其宜而無偏辟蔽塞推之於天下十萬世人各得其宜是君子之大義大利也人必有好惡之心其所好欲在私身君子於此果斷不立已先立人義是有果斷之次有宜他之利也小人無果斷之決無宜他之志只思身之便利欲情之放是措義而先利也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

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欲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之則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愚謂孟子因好惡論義利也好惡之心人皆有之只就格物之厚薄不擴克之也今率於人欲而不利義所在是乃義心之不決也聖人義利相對論說尤有深意  
師曰義利相因而其跡竟有千里之差所謂君子小人之間全在義與利是君子之利者格致而無不盡故其利遠而大也小

人之利者不格致而无不至故其利近而小也遠而大者義也  
近而小者利也義者能利人利物利者只便身利獨也

師曰人有利心則其所致雖近公義其本末常无私心之伏隱  
私心行公義便公義亦私利也今公天下事為人立義其所致  
可謂公義然其心以之爲利則我大與焉也豈君子之道哉其  
迹必呈露求乎矣

師曰王伯之辨孟子詳論之愚謂有所待有所期是術也義之  
與此是道也王道者只義之與此伯術者有所爲也管仲之高  
才夫子以稱之然其所致所行可施齊國不可用天下是其器  
之小也管仲亦不知聖人之道其格致不明也晏子子產之徒

各具才質粹然而只隨其所見聞以言以行也道之不明古既  
然聖人之道難能也

師曰人之出處以義處之則利從之或爲奉養仕或爲有道仕  
或有不得止之義仕皆格致而不苟就退亦如此則利順而宜  
亨不然乃不亨

師曰學者少有志乃欲爲山林布衣是矜學蔑人塵視世事忘  
日用其極專近利身又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遷就下稍頭是  
卑陋也出而救時教民教道於家國引及於天下君子之志也  
其効不至其時或和朋友之志或平一官之事亦有所及若患  
祿之不加徇利變志以榮微官之嬰者不足與言

辨或問義利之說

或問先儒以天理人欲相對論之今只以義利論說天理人欲  
與義利相同否師曰先儒以天理人欲論之其意專以死私心  
爲天理是泥着性善之說其語意甚高以爲性之本然死私心  
因此言則天理人欲支離而其途轍如天壤義利者表裏而不  
支離義比則利隨是利者義之和也且義者格致之功至而后  
其所宜所利尤明也格致之功有不明底乃義亦不全也故曰  
義利乃通曰天理人欲乃不通凡人欲皆人情之欲也人物未  
嘗无情欲也

或問聖人亦有人欲否師曰有氣血之類各有情欲聖人亦人

也尤有人情之欲易專曰利是因利而論事物也舜視天下悅  
而飯已猶草芥也以不順乎親之有不底豫者也視棄天下猶  
棄敝屣也以有竊負而逃之義也天下豈可棄可草芥哉聖人  
能格致而知至故能有人欲而唯義以共此

或問聖人君子於財利不謂費嗇之事乎師曰能通事物之用  
无遺是聖人也君子也故其於財利計度繁約而爲之裁處是  
置有司主出納之事也夫子爲委吏料量平請益典之庾且曰  
君子固急不繼富各其所處以義也俗有貪者有費財之浩濶  
者不計出納以切施用者世人以爲不誅利潔白而不事利是  
豈君子哉一箇清潔底之質也不量入以制出則竟力不給而

或貪借他財，或不能救，可給者是其失在格致之不明也。聖人君子量宜而處事，故天下亦可與，一笑亦不可漫有，可得可受之義乃天下可以受也。一草食一豆羹不在其義，乃至死不受也。

或問財祿有餘則博施以周，亦可。子師曰：財祿者人之所欲，而其所施與不以道則大害人而令他遠道失義。古人專戒之，只周急救其不給是仁也。然斟酌裁處不正乃人傷，以奪利待施是令他陷利心也。何必謂博施以周乎？尤在要於格致。

或問君子小人之間有義利之辨，聖人治天下，小民亦不謂利乎？師曰：天地之間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君子則有小人，聖人相

續以治天下，亦未嘗无小人。聖人之道只因其質，因其職以化風俗，是利其利也。邵子曰：无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乱世則反是，愚謂是因易之陰陽消長論之治世則上有君子大人得其職位，故其風俗化，乱世則上有小人小人得其權威，故其風俗變。

或問子以遠大為君子之利，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是近，君子之利。師曰：墨子所謂兼愛者无格致之學，專以兼愛立教，其說似義而尤非天下之至公。君子所謂義者自近及遠

自卑及高修身齊家以及國天下也有殺身以可成仁之義則  
殺身不傷有後身以可立人之義則後身以立人墨子謂兼愛  
則是无格致若以格致為度分別計較則失所以為人<sub>下</sub>之知也  
是亦說暴行充塞仁義也

或問程子曰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  
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師曰程子此說全近異端之說人  
人愛此身亦當然也欲放在此身竟不可得聖人所論不然至  
可放在身之義以放在而不患唯以放這一箇身為公共尤不  
是而人物不可得之也

或問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過與不及便如

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朱子曰本是天理只是翻了便如  
此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那火去炊飯殺人之所當殺豈  
不是天理只緣翻了道理有背有面師曰程朱此說共不可信  
用翻了這義則不義也既有不義之行迹則小人惡人之名其  
其所起毫釐而其所差至千里而以善惡為天理乎湯武之於  
桀紂有所為身則有殺君篡奪之罪為天下則有殺一獨夫之  
義其善惡之成在格致之功不可以性論之

或問胡五峯曰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同体而異用師曰是上  
知下愚之不移也不移者同而真本<sub>下</sub>文異也愚謂義利之相隔  
其迹如天壤豈同行乎其所根杳異豈同体乎朱子曰君子小

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无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察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或問人有私心必有是己處其是非不正竟失公共是非之正以甚定之師曰朱子曰是非只是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總說有箇公論便又有箇私論也愚謂人有是己處是格致之功不正也允定是非尤有公論朱子之說有老莊之語意是非不以公是公非則皆私論也

或問求仕乃先閑暇无暇則无講學之便是學者多所以為山林布衣師曰聖人之道在日用出乃事君長入乃事父兄修身

以全其職是學也人々不可為君子學者各不可為聖人非君子聖人不可得學之集成何以讀書講議廢仕道哉今之學者以仕官為勞身以遇君赦也為思其志尤大也然无格致之功偶得志亦无為只空言耳且世衰道微君无聖賢國无道天下皆然若如學者之說乃丈々皆為山林布衣山林亦為暗君之地孟子所謂翔而後亮其操者也

或問因子之說則役々求仕也古人四十而仕亦不可取乎師曰何必役々求仕乎我可仕則仕更不求高官厚祿以仕而全其職業也我无格致之極欲佑社稷民人若其志既代善矜學也古來立強仕之說者未仕以前二十余年无他當得尽力於

學問人之材德全成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也不謂必得志可在高官以治事不然速可為山林逸民也

論異端

愬論異端

師曰異端之說夫子述之孔子時佛教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其所指示異端者所謂雜學也雜學者雖同師聖人而其源與聖人不同是所以為異端也况學不師聖人其教不正乃雜學也異端也及戰國有楊墨老莊之徒及東漢佛教入中國自梁禪法盛於天下其他權謀術數象技百家之流皆所以誣世惑民而背聖教破人情矣楊墨者充塞仁義其論說淺薄

也故今既亡老佛者其理尤高其教似是老莊之徒亦寡只佛教甚近而如苗有莠立輪迴因果之說令他恐懼之立福田利用之教令他利身及其禪教悟性心超生死罵佛燒書為理障之說打破乾坤脫體現成直指人心其高語作畧无所不言故令他愚昧底或利或懼以誘我門令他好理好學底或立一指與一棒以无所下手於此无賢愚知不肖稱名專修坐禪參學尤異端之甚也

師曰天地之間人物之所生太多唯中國天氣和地脉調而人物之精秀異於四夷故聖人君子興於世仁義忠孝之說行是自然之勢也四夷亦各有所宗之教然皆偏說術知而不可及

中國故推以爲異端。佛教者西戎之教流而入於中國也。其初  
言語不通。人々不可知。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儻  
之言。而以莊列助之。文飾之。其所出戎夷。而其所教偏僻也。豈  
同聖人之道乎。

師曰。孔孟之教衰。聖人不與於世。而同師六經之徒。其趣向大  
槩出入老佛之間。尤異端之甚也。漢唐宋以來。漢晉學者皆宗

老莊。楊雄陶淵明唐宋則宗禪佛。宋陸子靜明。王陽明者。切陷

溺於佛見。人々可以見也。其間陽儒陰佛之徒尤多。朱子曰。程  
門高弟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叔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游  
定夫呂與叔謝顯道楊中立各出入禪佛。朱子詳辨之。有雜學

辨朱子以前。蘓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王安石  
張子韶以佛旨執諸經。呂居仁以佛旨執大學。朱子出。而后其  
書皆廢。愚按。周程張李之大儒。亦其所論說。大槩在於禪佛。只  
朱子傑出。其間明辨雜學。闢之。其功尤大也。然猶宗周程張李。  
以立本原。故其所論到本原。便又入禪佛。由此思之。聖學之不  
明于也。亦命也。

論異端之教違聖學

性師曰。釋氏以性心爲明白。虛靈而能通萬法。故曰真心是道。  
場佛即是心心。即是佛。更无別物。又无別心。於此求直心之作  
用。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爲言。千差萬別。只以頓悟覺心性爲



要。是本原大乖戾，而不正其道，其教竟背聖人之道。宋元明之諸儒亦曰：心虛、灵不昧，具衆理，應萬事者也。爲氣稟人欲所拘，蔽有時，而昏然其本体之明，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是以爲天命之性，有仁義禮知之德，无一點之汚淥也。因此先儒各要知性心，欲收拾本心，或事靜坐，默識或覓鑑空，衡平之地，或味未發已前之中，是與叔氏所指示之本原，那箇相差乎？只其名目之不同耳。然乃本原相同，枝葉小異也。是世俗所謂三教一致之謂也。故曰：伊洛濂閩之大儒，亦其本原，湯、儒而陰禪也。

和師曰：以性心爲本然之明白，爲衆理之所具，乃以作用爲性。以无差別地爲体，故其所致所行所言所教，皆爲直心作用。是以无却直知也。人之長萬物，以有知識也。叔氏以知識爲模樣，竟以无欲爲要，不辨貴賤，不分物我，不入好惡，不致取舍，不用嫌擇，是全失知識而令人不異於禽獸也。

道師曰：叔氏所道，只以性心之作用爲極，无格致之功。平生要性心之作用，性心无善惡之可因，无一物之可偏，彼竟味之爲悟覺，以爲道，爲教，故凡乖人情戾天下之大道，凡性心无尋倫之可詳，无法用之可論，无礼節文物之品，故彼皆以此爲世間有爲造，作假合底。然有天地乃有人物，有人物乃有尋倫有尋倫乃有法，則是天地之自然而叔氏世々論說，敷布亦不可。

廢不知本原而立道立教其差謬尤大也

師曰彝倫之道者人之自然而其所致有自然之則其功易成其生易遂執此以此為妄為幻令人同木石內外自他脫去而後為得其極其道豈可得哉故終髡髮離倫為桑門之徒以為厭離穢土其行法衣食居處近禽獸或曰四民各居其職又可修此道然其所師離彝倫今所學其極不至髡髮離倫則不可謂實學天下如此乃无四民之業國家頓廢壞去矣然乃彼所謂道者不可擴充天下不可擴充國家只匹夫匹婦之所獨行也道者天下之道也天下之人不可以行則山間之曲篔而不可謂大道

師曰文獻通考晁氏曰佛書自漢明帝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謂之三藏傳于世盛矣其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為祖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徃行成書由是禪學與焉愚謂禪學一與其高遠太盛故以仁義忠孝為人天小果有涵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以天地為下稍頭竟蔑如於君父塵視於天地其旨趣雖如此不得離天地不得道君父之養只空言无實其教法高遠而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及闢物成務是執氏所謂道者非天下國家皆幻化有為之法也其高遠如此而其飯音不可知不可行也且佛氏至禪大要

不用世尊如來之教，悉以祖為宗，以錄為學，罵佛罵祖，為活地，尤可畏之甚，而无所可取用。

師曰：老莊、叔氏之書，其比喻、問答、利口辨聰，而令聽法人以惑真之，其論說有尤可者，然其所宗，大乖戾而違天地人物之常然。古人難經錄，詰其言句，是不知聖教之實也。故世儒大槩以三教為一致，其教為有差異也。

教師曰：異端之教，其極在矯人情，與直情徑行之兩端也。矯人情者，禪佛之教也，直情徑行者，老莊之行也。而其教互相用，來所謂矯人情者，令人如死灰、朽木、絕自然之倫，失天性之知也。直情徑行者，放逸流蕩，而欲終天年也。其極兩共在利身，豈至大

至公之謂乎？聖人之教，只在日用事物之間，不容其造作用力，因天地自然之誠，而立人生不能已之當然節，其過不及格，物致知以明明德於天下也。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人，更无別法之設，又无多言之喧，是察天地人物之自然，立過不及之中，令天下人民行之，言之，千萬世不可易之道也。聖人為君師治人，齊家日用彝倫之常，別无可唱可舉之言，又无髣髴深衣之體，聖人未嘗不知高遠之可言，放蕩之可好，皆落在過不及之間，患不異夷狄禽獸之不知忠孝，无父无君，且知天下人民竟不可得，尽行故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以立中國之皇極，示法於天下萬々世也。

論攻闢異端

師曰夫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愚謂攻者擊也伐也言欲攻擊於異端者以力服彼也以力爭者火其書廬其居也以力服人乃非心服也力不贖也異端之盛聖教之微於世也物无能兩大六分小人盛則君子隱君子盛則小人退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是自然之勢也聖人之教充于闔巷人民以化則異端之教无所可入是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故聖教厚化則異端退而其書自滅其居自廬矣凡人之入于異端其說於異端彼元不知聖教實信用之士大夫之入異端亦然何罪之咎之乎今傲然攻擊之壞其居火其書則他私心生念

怒至朋黨角立下民作害是不用自然之勢也闢異端之說不令人陷溺邪路者聖人之心也切較長短好勝負相排相毀者忿怒爭論之謂而非聖人之心也好辨者以黑為白以是為非是堅白同異之辨也猶衆口有鑠金何以辨論乎異端必不可攻擊只省內格致來耳若不然便斯害也已聖人於異端其深切可以見也先張無垢少有此說而不明今以詳之師曰本朝人物殆幾中華其風俗淳朴而尚有聖人之化然學校之設絕小學大學之教不行佛教衆虛而入其因循涵養累世故闔巷之小民匹夫匹婦亦知佛之可貴以歸信仰禮指軀命拋財產背君父之命為後世之福是人々有入教之知有厚

歸之志而不知聖教之正者非人民之過教化不足聖學不真也教化不足聖學不真者非人君長宰之過學者不知道儒師不明只以記誦詞章博識多聞為本不務實學術知而餽口舌耕而利身令他充事物則猶劣白地庸人故士大夫以彼充俳優雜戲為搖唇鼓舌之徒莊子孟孫篇搖唇鼓舌是非問彼以文字到受教究理入老佛其蔽塞向於千載今雖欲變其俗其勢不可急促若攻擊力戰便災害忽至乎

師曰唐韓退之有原道及論佛骨表宋歐陽永叔有本論上下篇各非佛先儒曰退之非佛是論吾道有來歷浮屠死來歷不過辨邪正而已歐陽子乃謂修其本以勝之吾道既勝浮屠自

息此意高於退之百倍愚謂退之歐陽氏所辨各有其理然他皆不通聖人之道以所見聞貴聖人非異端故有未全具也凡聖之相續雖政於施天下悉皆不可為君子是自然之勢也只治人長民之君宰知異端之无益於治道佛禪之誣人情而修身於聖學治人於聖教彝倫事物之間條理不紊先後不戾學校之設詳行民間之禮節尤正而涵養積累人人知道之須更不可離而后異端之說老佛之教自然閉息其間好奇嗜怪之徒雖有好異端竟不可及大人君子如此民人久化風俗大同而后立法設刑攻其所隱之異端糾小人之所私則天下之大亦一舉而可齊也設學校教化之說本論之要也然設

以時詳之不以其所其教法不其用則民人勞  
役而公家之費大也是攻擊異端則災害大至也聖人之教不  
出格物致知不詳格物致知則其言其形雖相同其本大乖戾  
而不可遂行也

師曰聖教異端聖學俗學差別唯在義與利之間能辨義利則  
人焉陷溺異端俗學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故聖學曰微  
異端曰盛其所利或不一然其利心乃一也聖人之教唯義耳  
義是正則殺身不顧若期成佛欲終天年皆喻於利也天下之  
人道微教遠則利心甚深故得富貴者欲其長久而尚有最上  
之樂欣求淨土苦貧賤者歎因索所感而欲寧後生之富貴是

其所本喻於利也况養神長生放逸流蕩之一路不辨而淺露  
也

論力行

克己復禮

師曰今日學者痛病只務實一事不能進步急責效驗故其志  
必倦而怠也夫學知而不行行而不力則利口術教之徒也格  
物致知者知也誠意正心者行也修身者知行相得而全也夫  
子學不厭者知也教不倦者行也聖人之學皆在務實實是淺  
近底日用接物處事之間微將去也只以知之高見則无實地  
之可踐竟陷異端之說也

師曰夫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愚謂不好學則不通事物不通事物則其知不可至也知至而后其誠正全誠正全是仁也知耻者改過也改過者日省察而正其過不及是勇也此三者成而后可謂身修也

師曰力行者在克己復禮克己復禮者仁也克己復禮之明是在格致之功格致不詳則其所克己其所復禮未可知也不知則力行皆入曲徑而不得聖人之大路勞而无功也

論省察 改過

師曰學者无省察之戒則知或鑿行或蕩允新設事其初如无

弊積累久遠之後必與時違與人戾不相應其地是闕省察之戒也天地教養人物不一一人亦有老少之時有高卑之位有喜怒之情況接物處事之間十差萬變不可一舉詳省審察而改其過拾遺補闕來是省察之功也

師曰曾子曰三省是戒慎恐懼而敬常存也朱子曰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愚謂喚醒者只在存收既曰省察則有力

師曰敬惟恭敬底省察惟改過以力行底也敬亦以省察得其所以古人有常弦之戒西門豹性急佩帶而自懲是存敬也雖佩之常不省察乃空物也省察之功尤大也

師曰人之言行未嘗皆可為惡只輕率躁動而不致其詳輕過耳是不省察之差也故改過之益全在省察之工夫

師曰人有所其得則情溢而至伐矜有所不及則不詳而其失至不足皆是過也過者雖聖人不能死知其為過而速改則死長知其為過是省察也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易曰風雷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師曰朝有諫官以省察其所遺所闕監察觀察按察巡察之官皆以省察其有過也人之言行其所及其所為志省察而改其

過則念慮之邪知思之弊行之所辟日新而無日涿之污省察之功不可少闕也



東洋圖書印

日本圖書印

清  
宮  
藏  
書  
印

